

发下宏愿：“总有一天，我要把心中的梁山好汉们全都画出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禁锢了十年之久的文艺界渐渐复苏，原本因为画了连环画《陈胜吴广》而获奖的青年画家戴敦邦，终于得偿夙愿，将原本在家偷偷构思绘制的白描水浒人物，进行了全面整理与重新绘制。在这过程中，明代人物画大家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对他的启发很大，但聪明的戴敦邦，在学习传统艺术的过程中，采取了“一躲二学”的办法，学习前辈大师刻画人物的神态和线条组织方法，却在人物造型上，力求创新，避免雷同。这套作品的出版，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直至今日，许多表现水浒的绘画作品、工艺品，依旧能够看到受戴敦邦这套画影响的痕迹，因此被幽默的戴老戏称为“影子产品”。

成功之后是孜孜不断的求索创新，到了创作《戴敦邦水浒叶子》时，挑战彩色人物绣像的戴敦邦又将对前辈艺术的学习继承总结为“一学二躲”，学习古人的艺术精神与追求，却在造型和用笔上，力避简单的模仿与复刻，而是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创作了连环画《逼上梁山》《狮子楼》《野猪林》，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水浒传》精装本画过插图，还为儿童版《水浒》创作了白描插图与彩色绣像……直到晚年，戴老依旧挑战自我，不仅用一回两图的体量画成了全本《水浒传》，更在年过八旬之后，补充绘制了之前没有表现过的一些人物与情节，出版了大型宣纸画册《逼上梁山》……真可以算得国内《水浒》绘画第一人了。

多少年来，戴敦邦笔下的古典题材及古装人物成为一代代艺术爱好者们心中的经典，其画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精神，用笔精到，浓墨重彩，雅俗共赏。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哪怕是画了无数次的“林冲夜奔”，如何发挥自身在造型艺术上的长处，通过纯正的中国画线条，做到“气韵生动”，始终是戴敦邦不断思考的问题。因此，每画一遍《水浒传》，他总是强调“熟戏要生唱”，在造型、构图与线条的表达上，可谓动足了脑筋，力求三个字——“不一样”。

在他看来，艺术本来就是一件“和自己过不去”的事。原本为古典人物造像并非难事，毕竟谁也没见过古人的容貌，可为了画出属于戴敦邦的特色，体现独到的“戴家样”艺术品位，

戴老自己给自己找了不少麻烦，“我总希望自己的作品经得起推敲，尤其是我笔下的题材，多数是古典文学名著，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量做到‘三碰头’——原著描写形象、画家笔下造型与读者心中印象三者得以吻合”。在戴敦邦看来，要做到“三碰头”，必须求教于三位老师——汲取民族绘画经典的精华，吸收传统戏曲、民间艺术甚至外国艺术的滋养启发，以及阅读原著与体验生活的高度结合，而这三条，也正是“戴家样”艺术成功的原因所在。

这就是戴敦邦的绘画方式。他曾经说过，每每创作大型作品，在前期准备过程中，面对着雪白的宣纸，有时脑中一片空白，有时却又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怎么都无从下笔。但是，随着准备过程的不断深化，主要形象竟会如同电影一般——逐渐浮现于自己的眼前，如何布局，如何下笔，一下子变得明朗化起来。而在这一刻，戴敦邦就如同演员“入戏”一般，用自己的生命与画笔，融入到艺术营造的世界中去。随着笔下的人物一同喜怒，一同哀伤。“这种创作情感的投入很辛苦，却值得。所以我每次画完一套大部头的作品，总会大病一场。有时甚至还会产生幻觉，怕自己那么长时间辛苦经营的作品无端被窃，或者莫名其妙地遭遇天灾……每天白天只有把它们拿在自己的手上，晚上枕在自己的头下，才能让我安心。”直到每一套作品顺利出版之后，戴敦邦的心这才放下，渐渐走出自己所营造的艺术世界里，走上下一段求索之路，毫不停歇，“我是抱着对历史的崇敬和对古典文学名著的敬畏之心来创作的”。望着眼前

下图：戴敦邦作品
《桃花人面》。

